

20150620 余杰《刀尖上的中國》新書座談會@金石堂城中店（黃國昌部分）

首先謝謝余杰先生的邀請，那余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中國的作家，因此當初他把書的初稿寄給我的時候，希望我幫忙寫推薦序，我只感覺到一方面很惶恐，另外一方面很榮幸，那怕沒有辦法把這麼好的一本書用序的方式來推薦給各位讀者。

不過這本書對我個人而言真的是有相當大的幫助《刀尖上的中國》，那讓我瞭解到在近代的中國，特別是目前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之下，不管從政治上面、社會上面以及在人民生活上面的很多層面，當然這樣子說會有一點不好意思，因為在臺灣這邊所受的教育，其實從小學一直到高中，被灌輸了很多中國的教育內容，只不過說等到後來年紀大一點，成熟一點，發現原來書本上面所講的內容跟現實的落差太大了，感覺人生浪費了十幾年去學習了一堆垃圾，那對那種跟客觀的事實脫節的垃圾資訊是不太容易在人的大腦裡面被儲存住，那所以看了余杰先生這本書，讓我對中國現在客觀的情況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那老實說我也，剛剛余杰先生所講的說，他可能對中國認為以後走向分裂的立場提出他個人的看法，那中國未來要怎麼發展，我個人不敢妄言，不過我基本上面的立場就是尊重中國人民的決定，那我也希望相同的中國人民要記得臺灣人民有這樣子的雅量，我讓你們中國人自己去決定自己的未來的時候，可能相對的在面對臺灣的時候，臺灣人的未來要如何來自己加以決定，恐怕應該要給予互惠的尊重。

那老實說我會滿鼓勵余杰先生，因為對於像我這樣子的一個人來講，我上大學了以後，可能就開始學習法律的，自己本來專業的那個資訊，那可能對於在歷史地理以前所接收到的一些錯誤資訊，自己要另外花時間慢慢地把它矯正過來，那我相信跟我一樣歲數，甚至是我更年長的人，應該都會有相同的困擾，第一個最重要的事情是幫余杰先生打書啊，這真的是一本好書，各位今天等下完了以後要買；那第二個是我可能就請那個，就是請余杰老師慷慨一點，這本書我真的強烈地建議，把它寄給目前中國國民黨要代表出來參選總統的洪秀柱女士，因為我相信以洪女士她可能所受的教育，她被荼毒的程度比我還要深，所以導致我最近有的時候在看洪女士的一些發言的時候，我在想說我是不是回到小學的時候被灌輸要反共復國，然後零用錢全部都要存下來買飛機、買大砲，我們要解救大陸苦難的同胞，因為一開始臺灣的立場是所謂武力征服法，就是我們要解救大陸，那個時候是十億吧，十億的苦難的同胞於……

(民眾：水深火熱。)

從水深火熱之中(全場笑)把他們解救出來，我那個時候當初，我現在想一想我們小時候真的是被洗腦洗得有夠嚴重，我不是開玩笑，我那時候真的傻傻的，就說媽媽好，家裡也不是很有錢，媽媽好不容易給我個零用錢，聽了老師這樣說，說錢要留下來買飛機大砲，我們要去解救我們的同胞，那個錢就掏出去了。

那這樣子的一種對於過去客觀歷史事實認識的錯誤，或許剛剛大家聽會覺得很好笑，但是如果把這個錯誤延伸到現代，而且變成是一個國家的政策，那那個就是深層的悲哀，那當然我們目前在教育上面，最起碼從我們目前的執政黨他們想要建立的所謂大一統的史觀，跟世界上面大家所認識普遍的事實是不存在，譬如說從我們政府的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存在，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個國家，只有一個地方叫中國大陸，那個是一個地區，這樣子的認識我就很擔心說，未來我們的下一代接受到的這樣教育出去，到國際社會當中如何跟人家相處，別人可能會覺得臺灣的教育水準怎麼會這麼差，連一些基本的事實都搞不清楚。

當然前一陣子有另外一個笑話是我們的首都是在南京，當然這件事情就讓我回想，就是說如果真的貫徹始終的話，其實我們現在就不應該稱北京為北京，因為按照中國國民黨的史觀，應該叫北平，因為在1947還48年的時候，他們已經把北京更名為北平了，因為那時候遷都到南京去嘛，所以事實上行政院如果可以再做得更誇張一點，他應該通令全國的媒體新聞報章雜誌，說在我國的觀點下，北京的這個地名事實上並不存在，那我們以後都要用北平稱之。

當然剛剛所講的這些或許各位聽起來會覺得有一些戲謔，但認真的想一想會感覺到深層的悲哀跟無比的沉重，我們已經活在一個21世紀資訊爆炸的時代當中，竟然還會有一個政府想要花國家的資源去洗腦我們的下一代，去繼續灌輸他們跟世界上面普遍其他人的認知完全脫離的一個狀態。

第二個我事實上想要說的是，其實我看余杰先生在書裡面所描述的在中國的知識份子，感觸事實上滿深的，那當然我相信在中國的知識份子有非常多的種類，不好把他二分，但是先姑且讓我用兩個截然不同的種類來看，第一個是在我們法學界，其實在臺灣的法學界也滿有名的，就是應該是北大前法學院的院長朱蘇力先生，這個朱蘇力先生他在臺灣的法學界，如果提到中國的法學者的話，他算是

一位可以讓大家如雷貫耳的人，畢竟他可能是在中國早期憲法學界的時候算是第一人。但是他在中國所推動的憲法概念卻是一個為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在做服務的法學理論，那當然我很難想像一個念憲法念到，不要說精通，有一些基本認識的人會把黨的思想跟黨的主張，跟一個在憲政主義下面憲法的要求，兩個竟然敢跟它融為一體，這個是很典型的學術為了政治而服務的一種態樣。

那當然這樣子的學者在臺灣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存在著，不過臺灣比較好的狀態是這樣的學者感覺越來越少，就是在臺灣這邊會去抱政黨的大腿的學者感覺跟以前比起來相對的在消退當中。

那但是我比較憂心的現象是臺灣的學術界被中國統戰的程度，所謂臺灣的學術界被中國統戰的程度指的是說，現在有各式各樣就是臺灣跟中國彼此之間用學術交流當作名義，那兩邊的人員互訪，我基本上認為臺灣跟中國去進行一些有意義的學術交流，彼此瞭解彼此的看法，我會覺得那是一個相當好的事情，只不過說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講，那個感覺就非常的差，所謂感覺就非常的差是說，其實因為我自己的研究領域跟我發表的作品，我比較多的是用英文在歐洲或在美國發表，所以我對於跟中國的學者交流一直，不能說沒有那個興趣，就沒有那個機會，有一次是真的被找去了，被我以前中研院法律所的所長半推半就我就，就被... 就去。

去了以後發現在一個三天兩夜的學術交流活動當中，事實上大概只，嚴格只開了半天多一點點的會，那就是大家聊聊天，彼此認識一下，其他的行程都是已經排定好，到各個他們指定好的地點去進行旅遊活動，那這三天兩夜的活動回來，我想了好久，說我到底去交流了什麼，這個是學術交流活動應該有的常態嗎？結果我後來再仔細地觀察，原來在臺灣，我們的國家用了不少的資源跟預算，事實上支持不少這樣子一種，對不起容我用比較嚴格的標準來看，根本是浪費大家的時間跟金錢的吃喝玩樂的活動，也開始讓我慢慢去感受到說，中國對臺灣的統戰是如何的無孔不入。

相對的比起來，其實我覺得在臺灣目前這塊相對自由民主的土壤上面，作為一個學者，你想要不要被收買，其實沒有太困難，只要有一些基本的堅持就可以了，因為你不要被收買，你有基本的堅持，其實基本上你的生活還是可以過得不錯，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對於像余杰這樣子的學者，在中國那樣子的環境之下，還敢勇於發聲去挑戰那樣子一個殘暴威權的政體，就格外令人佩服，那個真

的是拿著自己的生命跟拿著自己的自由，跟那樣子的強權對抗是很現實要付出代價的一種勇氣，我個人非常非常的佩服。

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對於在中國從事維權活動的學者，或者是在中國主張中國應該要走向自由民主的學者，雖然有的時候我跟他們看法不太一樣，但是對我來講，因為對於剛剛我所描述的他們那種勇氣的敬佩，讓我有的時候對於他們其他的一些想法，就不願意因為他們在另外一個問題上面採取另外一種想法而對他們採取全面否定的態度，我的意思是說，在中國有一些維權的學者，他們事實上的想法是說，他是在喊自由民主沒有錯，但是在這個同時他又在喊應該要有一個大一統的中國，有個大中國的意識，這個對於我作為一個臺灣的學者來講，委實是難以理解，就是說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思想構造會產生說他一方面談自由民主又談人權，另外一方面那個大中國的意識在他腦袋裡面他又拔不掉。

其實怎麼樣去面對這樣子的學者跟看法，我知道在臺灣的朋友當中，有很多人不太一樣的看法，有人認為說自由民主人權如果是我們所相信的最高的價值的話，對於他們在中國去倡導這樣的活動，我們應該要予以聲援，予以支持，但是有另外一派的朋友就會認為說，聲援支持他們幹什麼？聲援他們支持他們成功了以後，他們就要來統一我們了，別人家的事情不要管太多，我們臺灣自己自立自強，好好的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這件事情會比較重要一點，以我自己接觸所及，大概臺灣有兩個這種大別不一樣的想法，我很難說哪一種的想法絕對對或者是絕對錯，但是我特別要把這點指出來是說，余先生的這本書讓我特別佩服的一個地方是說，他跟那些其他中國的維權人士，其他異議的份子，彼此之間都是好朋友，但是對於這件事情上面，跟他們採取不一樣的想法，他很明白的在書裡面把它寫出來。

那更令我欣...就是說更讓我欣賞的一種態度，他把它寫出來的時候，他不是用一種全面否定式批判性的看法在批判這些學者，也就是說他對他們有不一樣看法的時候，他在提出來的時候，他在讚美這些異議人士，譬如說像許志永先生這樣子人士的時候，他不忘對他們批判，但是他在對他們批判的時候，他又不忘對他們有期許，期許他們在未來，期許他們在未來可能有一些事情再想得更通透一點的時候，可以能夠理解說，對於臺灣的人而言，臺灣人在中國無理的欺壓下面，沒有辦法正常的參加國際社會的活動，這件事情本身能夠有新的想法跟思考。那余杰先生他這樣子的取徑，這樣子的視野，我個人是非常非常的欣賞也非常非常的支持。

最後一個我可能，因為今天這是一個某個程度上是一個交流的活動，所以我就把我在心裡面有一個很困惑的問題或許把它拋出來，可能等一下不管是主持人還是余杰老師、另外與談人，可以分享交流一下，我會覺得很困惑的事情是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他們為什麼會喜歡臺灣也用一個中國的原則，我的意思是，如果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真的如同我們現任的總統馬英九先生所講的，一個中國是各表的話，那我們顯然表的是中華民國，那從我們的角度上面來講，一中是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不存在，我完全否定你的存在，這樣子的一種見解，為什麼會從很多中國人或中國學者的角度，聽起來好像感覺會比較好一點？不是應該我承認你的存在，最起碼你自己本身的存在這件事情不應該被抹殺，還是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大家心裡想就心知肚明，說你們在講一個中國，在講中華民國的時候，你們關起門來自己講自己高興就好了，因為只要你承認一個中國，全世界都承認那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因此如果從這樣的角度上面來看的話，那我會建議就是，中國的朋友或是來自中國的學者，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如果你真的是這樣想的話，或許不要跟我們的總統馬英九先生一樣虛偽，就講清楚，所謂一個中國就是我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你中華民國存在的可能性，那否則的話，你說臺灣的人支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有很多中國人會比較認同這件事情我到今天為止我還比較難以理解，為什麼我們否定你們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這件事情本身，從你們的立場來講是比較可以接受，謝謝。

(跳下一黃國昌老師片段)

我很高興今天來參加這個座談會，除了來支持余先生的這本書以外，聽葉浩老師講，我才知道原來朱雲漢寫了這本書，對於你剛剛所描述的內容我聽了真的是，聽到下巴快要掉下來，我想說朱雲漢怎麼一個堂堂的政治學學者，在臺灣名氣這麼大，也是臺灣跟美國在政治學交流過程當中一個，不管喜不喜歡他的言論，一個領袖型一個領導型的人物，那當然有人說他是學閥啦，這樣形容是不是客觀我不是很有把握，所以我剛剛聽葉老師這樣講，當然我不是不相信葉老師啦，但是念書的人總是習慣親眼看到的才是真的，我不會聽一個人講說朱雲漢這樣講就相信，即使那個人他的可靠性如葉浩老師這樣。

因為我剛好這本書拿來翻，我真的是嚇壞了，中研院的院士怎麼會寫這樣的，

我再另外找時間好好的那個，他說：「兩岸性置入性協調機制及政治菁英的互信將是維護台海和平與兩岸關係的發展最重要的基礎。」聽起來還ok，「機制與互信能否進一步鞏固與深化將取決於台灣的民主體制是否日臻成熟。」意思就是說臺灣的民主體制還不夠成熟，所以兩岸的互信不夠，那他為什麼不說中國的民主體制根本還沒有開始呢？就是怎麼會這樣子去描述兩岸關係的互信是在看臺灣的民主夠不夠成熟，那當然從朱老師的眼中，像我們這種人就是暴徒(全場笑)，導致臺灣的民主沒有辦法走向成熟之路最大的絆腳石，我今天晚上回去好好反省一下，這本書買我是不會買，我趕快去借來看(黃老師笑)。

回答剛剛您所提出來的問題，你講的觀點我100%贊成，那我也必須要肯定臺灣有很多學者的確是默默的勇敢的在中國的時候，去把臺灣這邊的一些有關於自由民主以及真正的法治，不是中國共產黨式的法治還有人權觀，在那邊進行交流要影響他們，那只不過說現在其實兩邊的關係不是太對等，所謂兩邊的關係不是太對等就是說，中國那邊來的學者，其實不管是如同像余老師這樣，對於自由民主有一定的信仰，或者是說就是派來進行統戰的學者，臺灣其實是滿慷慨的，門戶都開著，歡迎你來，我們對我們自己很有自信，對我們的民主體制有自信，對我們的思想有自信，所以歡迎來交流，可是中國那邊相對來講，他就比較會採取兩手策略，有一手策略是說，對於一些壞份子，可能會在裡面散播思想毒素的人根本就不讓你進去，像我現在根本就進不去中國，我現在是連香港都沒有辦法去了，香港中國通通都沒有辦法去。

我最後一次進入中國的領土是去澳門，他們那邊辦了一場論壇希望我去，我去的時候滿感動，因為有中國的去澳門留學的留學生跑來找我，說他翻牆，然後看網路上面，很關心臺灣在發生的事情，他說他很羨慕臺灣有一個越來越蓬勃的公民社會，他很希望中國有一天也能夠有這樣子的公民社會，所以從他跟我講的話當作是一個小小的例子，我其實滿贊成你的觀點，只不過說現在在，我所謂的兩手策略把持下，就是一手棍子，棍子大概就是打像我這樣的人，另外一手是胡蘿蔔，胡蘿蔔就是把從臺灣請去的，如果願意為了大一統，中國的前景而做出努力跟奉獻的，祖國一定會有不錯的回報，所以過去可能到底是，是在真的傳遞我們這邊自由民主的訊息還是去那邊單純的只是配合當作統戰的工具，可能要看臺灣自己這邊自己的知識份子願意堅持到什麼樣子的一個程度。

那剛有另外一個那個觀眾他問的，就剛有另外一個朋友他問的問題說我，他的意思是我好像怎麼問那麼蠢的問題，不過老實講我心裡面是有答案的，但是對

我自己的答案我留在我心裡，但是我希望拋出來，主要這邊聽聽從中國來的朋友他們對這件事情的想法。